

桐华◎著

带着言情界沉寂十年的感动席卷而来
索要你深埋心底的那一滴爱情泪

步步惊心

BUBU
JINGXIN



我心中郁悒，每日左思右想，病好得更加慢，且时有反复，待全好时，已是十月底。

这是我自生病以来，第一次见康熙，心中颇为忐忑，几次三番都有冲动让秋晨去奉茶，我只想躲开。但终是理智控制着自己，和玉檀捧了茶盘进去。

侍立在外的太监看到我，忙打起帘子。眼光扫了一圈，三、四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三、十四等几位阿哥都在。我深吸口气，定了定心神，小碎步而入。

屋中一片寂静，康熙正侧头凝思，我轻轻地把茶盅置于案上，躬身行礼。康熙一直未曾看过我一眼，我心下微松口气，转到三阿哥桌旁奉茶，一圈茶奉下来，几个阿哥都是正襟稳坐，目不斜视。我自始至终低着头，视线只集中在眼前一块儿。

出暖阁后，我快步走向耳房，放下茶盘，这才长出口气。待心神静下来，不禁又想，他们在商议什么？为什么个个表情凝重？

两日后康熙颁旨，我才明白当日为何气氛沉重。“以殷特布为汉军都统，隆科多为步军统领，张谷贞为云南提督。”全是手握兵权的重要位置。八阿哥率先发难，但却是四阿哥的人隆科多掌握了这个负责京城安全的重要职位，在众人没有察觉的情况下，四阿哥的一枚重要棋子已经布好了。

忽想起我曾提醒过八阿哥，要他防备隆科多，如果他对我的话上了心，那在这个时候，八阿哥应该已经知道四阿哥和隆科多的关系，即使现在隆科多和四阿哥各自为了避嫌，都在有意疏远对方。我是已经掀了四阿哥的一张重要底牌吗？

我脑中开始迷糊，模糊的历史和现在的实际情况，让我本就看不透的局，越发难懂，只得作罢，回过神来仔细想想自己该何去何从。

现在不得不相信一点，我是逃不过被指婚的命运了。苏麻喇姑抗旨不嫁后还可以安然留在宫中，那是因为康熙对她感情特殊，愿意容忍她。而我如果抗旨，康熙恐怕绝不会让我有好日子过的，最后也许真就是三尺白绫的下场。

可康熙究竟会把我指给谁呢？太子爷从现在起，就会麻烦不断，直到被废，所以他排除。现在的局面，只有两种可能：康熙要么把我指给一个中立派的人让我远离风波；要么把我指给他心中看重的人。

与其等着康熙指婚，结果难料，不如自己选择，至少可以保证避免最坏的结果。



想到太子，我全身又是一阵恶寒，不禁撑着头，长叹口气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古人十六七就成婚，如今与我年龄适当的男子，个个都已有了娇妻美妾，原来我也就是做小老婆的命。

选谁？

八阿哥以前或许可以，但现在有了苏完瓜尔佳王爷的一块玉佩和敏敏与佐鹰王子的婚事，康熙是绝不会让我跟了八阿哥的。

十三阿哥肯定不行，自从我带他去荷塘找过四阿哥后，他已经把我视作四阿哥的人，否则也不会用九阿哥来试探我。

十四阿哥也不行，他现在还是“八爷党”的人，一则康熙不会同意，二则他自己也绝对不会要我的。

朝中大臣，莫要说我不熟悉，就算熟悉，他们又怎么敢娶。太子求过婚的人谁敢要？

我细细想了一圈，包括康熙的心思，他们每个人的心思。越想越乱，越想越无所适从，最后觉得何必如此麻烦？既然想遮风挡雨，索性找那棵最大的树去靠不就行了，反正他也愿意娶。以后的事情只能走一步再说一步了。

我拿起簪子，瞅了半天，四阿哥这么喜欢木兰，究竟出自什么寄托？“朝搴阰之木兰兮，夕揽洲之宿莽……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。”他是像屈原一样认为自己内在芬芳吗？还是觉得自己的抱负和才华不得施展？

我仔细插好簪子，揽镜自照了下，忍不住讥笑起来，本以为自己永远不会用的，却不料这么快就插在了头上。

待得四阿哥和十三阿哥出来时，我盈盈上前诺安。十三笑着让我起来，四阿哥嘴角也挂着丝若有若无的笑，凝视着我头上的簪子，转而又打量我的神色。我嘴角含笑，静静立在一旁，任由他打量。十三看我们神色异常，只在一旁若无其事地站着。

四阿哥看了我一会儿后，便举步前行，十三阿哥和我随后跟着，行到僻静处，他转身站定，看着我。十三走开几步，在远处打量着四周。

我低头站了一会儿，强笑道：“四王爷应该已经明白奴婢的意思了。”四阿哥道：“你找我，是让我来猜谜的吗？”我长吸口气，打起精神笑道：“说得是，那奴婢就直说了。奴婢是来求四王爷娶奴婢的。”他问道：“原因？”

我叹口气，笑道：“王爷不是劝过奴婢吗？与其不切实际地幻想，不如找一门自己相对满意的婚事。经历了太子之事后，奴婢觉得王爷说得很有道理，所以决定从善如流。”他又问：“为何是我？”我笑道：“王爷是想听真话，还是假话？”

“假话如何，真话又如何？”他撇了撇嘴。

我道：“假话就是，王爷对奴婢青睐有加，奴婢心中惶恐感激，只求侍奉于王爷

身旁，以报万一。”说着自己笑了起来，他却脸色严肃，目光冷淡，我忙肃了肃面容，接着道，“真话就是，这次虽然侥幸逃过一劫，但下次可就难说了。如果嫁给太子爷那种人，不如真的死了算了，可我却贪恋红尘，所以只能拣一个高枝赶紧落下，避开未知的风暴。”

他嘴角带着嘲弄，好笑地看着我，我被他看得毛骨悚然，忙避开他的目光，他道：“你怎么就肯定，我愿意让你攀上这个高枝呢？”我愕然地看着他，他眼里、嘴角全是嘲笑。

我愣了好一会儿，无力地问：“王爷不乐意娶我？”他笑道：“是，我不乐意娶你。”

看着他那满是嘲弄的神色，我用帕子捂着嘴苦笑起来，我还真是高估了自己，以为送了项链、送了簪子就肯定愿意娶。我笑了一会儿，恼羞成怒，转身就走。

他在身后问：“你还打算去找谁呢？十四弟吗？给你句实话，现在没人敢娶你。”我停住脚步，思索了会儿，转身问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他敛了笑意道：“太子爷为什么会突然要你？现今看来，苏完瓜尔佳王爷的玉佩是一个原因，他要不到敏敏，如果娶了你，至少和蒙古的关系也是一个缓和。再则，佐鹰王子去年八月一路追逐敏敏而去，连自己的部落都不回，整日和敏敏耗在一起，一待就是一年。让伊尔根觉罗大王子讥笑说他见了女色就昏头，难成大器。佐鹰却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搜集了大王子暗自敛财、假造账目和买通伊尔根觉罗王爷近侍监视王爷的罪证，打破了伊尔根觉罗王爷对大王子的信任。以佐鹰的权术计谋，加上苏完瓜尔佳王爷的支持，将来伊尔根觉罗族的王爷是何人，已经不言而喻。那你和敏敏的关系自然也可以为太子爷所用。”

我听得呆愣，还以为佐鹰是因为情难自禁才追敏敏而去的，不料竟是如此，这就是我以为的真心？为什么太阳背后总有阴影，这个权利斗争场里可有真心？我悲哀地问他：“佐鹰王子对敏敏可是真心？”

他道：“这重要吗？反正他会永远娇宠着敏敏，凡事顺着敏敏，何必还非要弄明白是真是假？如果假一辈子和真又有何区别？”我喃喃道：“有区别的，肯定有区别的。即使疼痛我也宁愿要真实，而不愿在花好月圆的虚假甜蜜中度过一生。”

他摇头叹道：“你这个人怎么夹杂不清呢？我们是在说佐鹰和敏敏吗？你现在还有心思操心别人？”我木然道：“奴婢不觉得一块玉佩就能说明苏完瓜尔佳王爷会对奴婢如何，太子爷太一厢情愿了。”

四阿哥道：“苏完瓜尔佳王爷刻意当着皇阿玛和满蒙众人的面说那么一番话，虽只是一个姿态，不见得真会为你做什么事情，但每个人如何对你却非要权衡一下他的态度。你若嫁了太子爷，蒙古其他部落势必顾忌一下苏完瓜尔佳王爷，何况现在还有佐鹰王子。”

他停了一下，接着说道：“太子爷要你，皇阿玛只是说想再留你一段时间，把这事拖了过去。可也没有完全否决太子爷的请求，你自己琢磨琢磨，谁若现在向皇阿



玛要你，岂不是和太子爷抢人？再往深里想一想，皇阿玛最忌讳什么？只怕此举还会引得皇阿玛猜忌于他。”他叹了口气，“你说现在谁还敢娶你呢？”

我苦笑起来，道：“奴婢如今竟变成烫手的山芋，无人敢要了。”

“太子爷求婚前，你若想嫁人，虽不见得容易，却也没有那么难。可如今，你只能等了。”我盯着他道：“等？等着嫁给太子爷吗？”他微微笑了下道：“你既已戴了我的簪子，又说了要嫁我，以后就莫要再想别人了。”

“王爷不肯娶，难道还不准奴婢另嫁？”我问。他凝视着我道：“只是想找个黄道吉日娶，现在日子不吉利。你不会连这都等不了吧？就这么急着想跟我，不怕进了另一个牢笼？”

我苦笑着说：“奴婢怎么觉得苏完瓜尔佳王爷在害奴婢呢？”他轻叹道：“不见得全是好意，倒也不是坏意，不过这是个双刃剑，用好了，也自有好处。”我呆了会儿，俯身行礼道：“此次多谢王爷帮奴婢逃过一劫。”

他淡淡地道：“我没做什么，是你自个儿病得恰到好处。”我还想再说些什么，他截道：“回去吧，久病刚好，饮食上多留心。你现在面色太难看，我不想娶一个丑女回府。”

我没好气地看了他一眼，转身而去。经过十三身旁时，他挑眉一笑，我却是长叹口气。

四阿哥今后是否真能为我遮风挡雨、护我周全呢？我信步慢慢踱回住处，刚推开院门就迎上立于桂花树下缓缓转身的八阿哥。我心狂跳，忙反手掩了门，靠着门板只是喘气，竟有做贼心虚的感觉，待了半天才上前请安。

“多谢贝勒爷。”我低头道。他嘴角带着丝笑说：“太子好女色众所周知，总不能眼看着你跟了这样的人，再说我也绝不愿你跟着他遭罪。”

我抬头看他，他静静地回视着我。微风轻撩着他的袍角，簌簌作响，又吹起我额前的碎发迷糊了我的双眼。迷蒙泪光中，他的身影渐渐模糊，我猛然低头俯身行礼道：“贝勒爷回吧，奴婢这里不宜久留。”

他问：“可有后悔？”我咬了咬唇，抬头盯着他问：“后悔又能如何？你现在愿意娶我吗？”他转开视线，静了会儿道：“皇阿玛短期内不会给你指婚的，以后……以后就要再看了。”我低下头，忍不住扯着嘴角笑起来。

两人默了半晌，他说：“想问你件事。”我听他语气慎重，抬头看去，问道：“什么事情？”

“你跟在皇阿玛身边多年，依你看，这次皇阿玛可会拿定最后的主意？”想起上次我告诉他皇上还是很爱太子爷的，本意是想要他收敛，他却反倒愈发找机会打击太子。此次若说实话，会不会又有我难以预料的后果呢？

我道：“我说的不见得准。”

“至少上次被你说准了，的确是‘还很宠爱’。”

我思索了会儿道：“以前凡是和太子爷相关的事情，皇上总是压下不查，或者惩治一下其他相关的人，此次却是大张旗鼓命人彻查。而且这三四年，皇上对太子爷感情日淡，忌妒却日增，只怕心中已经做好了‘恩断义绝’的准备。”

他嘴边含着丝笑，垂目静静思索了半晌，随即看着我，柔声问：“如今，你对自个儿的终身有什么打算？”

我的打算？我苦笑道：“人生就是一个个的选择，当初你选择了放弃，而后就是我自己的选择了。”他凝视着我问：“你心里有别人了吗？”

我一慌，脱口而出：“贝勒爷怎么总是问奴婢这个问题？奴婢心里有谁，不必贝勒爷操心。”说完立即想打自己嘴巴。自从太子求婚，我怎么就这么稳不住了呢？

他嘴角含笑道：“你打算选择谁呢？不要是老四，否则只会受罪，反倒枉费我如今的一番心血。”我内心震惊，神色微变，强笑道：“是与不是都与你无关。再说，你我都知道，这件事情是万岁爷说了算，由不得我自己做主。”

他理理衣襟，笑着向我点点头道：“如果你只是听凭皇阿玛做主，那这话就当我没说过。”说完，不疾不徐迈步而去。我赶忙扶住桂花树让自己站稳，他是什么意思？转而又一遍遍告诉自己，我是知道历史的，我的选择不会有错。

十一月二十日，良妃娘娘薨。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正在绘制花样，手一抖，一大滩墨汁溅在了宣纸上，迅速晕染开去，即将完工的莲花刹那风姿不在。不过七八日前听说良妃娘娘身子不舒服，才请了太医，怎么转眼就去了呢？

朝堂上的一切正按自己预料的发展，正所谓顺心得意，额娘却突然辞世，突闻噩耗的八阿哥肯定万分悲痛，人生悲喜总难预料。我发了会儿呆，抽出签纸，提笔欲写，笔锋刚触纸面，却又顿住，握着笔，只是默默出神。我从阳光满室一直静坐到屋内全黑，心思几经转折，最终长叹口气，仍是搁了笔。

待得一切冷落，宫中的人不再议论此事，已是一个月后。我这才敢来良妃娘娘宫前。我茫然地看着深锁的院门，仍觉得一切都不真实，这就人去楼空了？我目注着夕阳余晖下的殷红宫门，脑中却是一树洁白的梨花，喃喃诵道：“……万蕊参差谁信道，不与群芳同列。浩气清英，仙才卓犖，下土难分别。瑶台归去，洞天方看清绝。”

忽听得皇帝经过时清道的鞭响，我忙退到墙根匍伏在地。不大会儿，一队太监和侍卫环绕着康熙从主路上经过，康熙身后跟着太子爷和十四阿哥。经过良妃娘娘宫前时，康熙忽地脚步一顿，遥遥目注向这边，身前身后的人都赶忙随他停下来，众人的脚步还未停稳，康熙已举步前行，众人又赶忙提步，呼啦啦地一时颇为凌乱。

原来这就是帝王之爱，不过是一瞬间的回眸。或是他们肩头担负了太多的东西，因此必须有常人难及的坚强，一瞬间于他们而言已代表很多。



我正打算爬起来时，一个太监快跑着过来，一面请安一面道：“万岁爷要见姑娘。”我忙随他追赶而去，在心中暗叹：被看到了，不知道是哪个多嘴家伙说的。

随康熙一路进了暖阁，玉檀奉完茶后，康熙才看着我道：“太子说跪在侧墙根的是你，还真是你。”我跪下回道：“往年曾去良妃娘娘宫中帮忙绘制过花样，良妃娘娘对奴婢所绘制的花样满口称赞，今日恰巧路过，就驻足磕个头，也不枉娘娘当年的一番错爱。”

康熙默了一会儿道：“起来吧。”我忙站起身，恭立在一旁。康熙对太子爷和十四阿哥说，“朕有些累了，你们跪安吧。”

太子爷和十四阿哥站起行礼，康熙又吩咐道：“胤禛，得空多去看看胤祺，他固然是伤心，可也要顾全自个儿身子。”十四阿哥忙应了声是，太子爷却是脸色难看，狠盯了十四阿哥一眼，率先退出。

6 李德全打了手势，我们都迅速退出。我正往回走，忽见十四阿哥等在路边，心里觉得有些可笑，这人对我神色冷淡已有大半个月，怎么今日又有话说了？我上前给他请安，他叹道：“说你无心，你却在良妃娘娘宫前踟蹰；说你有心，八哥自娘娘薨后，一直悲痛难抑，辍朝在家。身子本就不好，如今又脚疾突发，行走都困难，其他不相干的人都知道致哀劝慰，你却面色淡漠，仿若不知，一句问候也无。你就一点儿也不顾念八哥平日对你的照顾？远的不说，就最近这一次，若非八哥，你现在只怕已在太子府了。若曦，你可知道八哥有多寒心？”

我默默出了会子神，道：“十四阿哥，你可曾尝过相思的滋味？那是心头的一根刺，纵然花好月圆、良辰美景，却总是心暗伤、意难平。如今我是不可能跟他的，以前只是自己的原因，现在却是形势不由人。娘娘薨前，我曾问过他‘如今可愿意娶我’，他回说要再看，虽没说明，可我心中早就明白，他如今不可能娶我的。既然两人已经不可能，何必再做那些欲放不放的缠绵姿态撩拨他，让他心中一直酸痛呢？如今他越寒心，就越可以遗忘。我宁愿让他一次痛恨过后，忘得干干净净，从此了无牵挂。”

他喃喃道：“心头刺？”低头默了会儿又说，“道是无情却有情。如果你愿意等，还是有可能的。”

等？等着他当太子吗？我苦笑着问：“是我愿意如何就可以的吗？万岁爷能让我一直等吗？说句真心话，我真愿意谁都不嫁，就一个人待着呢。可万岁爷能准吗？”

十四阿哥问：“你能忘了八哥吗？”我淡淡道：“已经忘了。”

十四阿哥苦笑几声说：“原来这就是‘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’，倒是我痴了。罢，罢，罢……今日既已说清，从此后我也算搁下一桩心事。”

他肃容道：“日后究竟什么情形，我也拿不准。从现在起，一定要谨慎小心，凡事能避就避，很多事情都是一念之间可小可大，再不可出现今日这种被人揪住错处的事情了。人被逼入穷巷，反扑起来慌不择人的。万一被波及到，我们也不见得能护你周全。”

我认真地点点头：“听明白了。”他挥挥手道：“回去吧。”说完转身自去了。

我凝视着他的背影，心里满是迷茫，将来我嫁给四阿哥后，该如何面对他们呢？十三阿哥试探我，也只是用九阿哥，如果换成十阿哥、十四阿哥，我还能利落地说出又打又罚的观点吗？想到十三阿哥，就又想起他被监禁十年的命运，即使知道最终结局是好的，但仍然心情沉重。再过几日就是新年，我却只是满心的压抑。

看着其他宫女喜气洋洋地过节，我却无法投入，知道前面风波迭起，只能小心翼翼。内心深处又一直在恐惧康熙给我指婚，好多次都从成亲拜堂的噩梦中惊醒，梦里有时是太子爷，有时只是一个面目模糊的猥琐男子。醒来后就赶忙暗自庆幸不过只是个梦，可接着却是满心的悲哀和恐惧，大睁双眼直至天亮。我如今已是疲惫不堪，这样的日子不知什么时候才是尽头。

“怎么在雪地里发呆？”不知何时到我身后的四阿哥问。我头未回，随意地说：“哪有发呆？是在赏梅。”

他笑道：“原来梅花都长到地上去了，要低着头赏的。”我笑着侧头看向他，他问：“琢磨什么呢？”

我愁眉苦脸，可怜巴巴地说：“琢磨着王爷究竟什么时候肯娶奴婢。”他道：“说这些话，脸都不红，真是没见过脸皮这么厚的女子，以前不肯嫁，现在却如此急着嫁。”

我接道：“以前是以为有别的盼头。现在宫里的日子越发难过，又要怕这个，又要怕那个，所以想着索性赶紧找个小院子把自个儿圈起来，岂不比宫里安全省事？”

四阿哥目光冷冷地看着我，我心里有些畏惧，试探地问：“奴婢说错什么了吗？”他撇开目光道：“不是人人都喜欢听真话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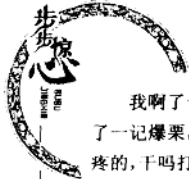
我想了想，真心地说：“女人天生都会演戏，假话奴婢也会说，王爷若想让奴婢扮柔情万种，奴婢愿意演这场戏。可奴婢觉得王爷是宁可听真话的，即使它会伤人。”

他听完嘴角逸出丝笑，眼中清冷俱散，柔柔地凝视着我，微微摇了下头，忽地伸手从我头上抚落了几瓣梅花。我看着他难得一见的温暖，心神有些恍惚，定定站着，由着他的手抚过我的头发，又缓缓落在了脸颊上。

“簪子呢？”他一面轻弄着我耳旁的碎发，一面问。我这才回过神来，侧头避开他的手道：“会被看见的，在屋子里呢。”

他收回了手：“今年的耳坠子也在屋里躺着？白费了我的心思。”猜到你迟早会问，早有预备。我扫了眼四周，从领子里拽出链子，向他晃了晃，又赶忙塞回去，道：“戴着这个呢。”

他唇角含笑地看了会儿我，问：“若曦，你真的明白自己的心吗？太多畏惧也太多顾忌，整天忙于权衡利弊、瞻前顾后，会不会让你根本看不分明自己的心呢？”



我啊了一声，懵懵地看着他。他看了我一小会儿，猛地伸手在我额头上重重弹了一记爆栗，我又哦了一声，捂着额头，却是敢言不敢怒地看着他，委屈地叫道：“很疼的，干吗打我？”

他扑哧一笑，摆摆手道：“赶紧回屋子，守着暖炉发呆去吧。”说完，提步而去，走了几步，回头对着还呆愣在原地的我喝道，“还不走？”

我忙匆匆向他福了福身子，转身向屋子跑去。

回了屋子，我坐在暖炉旁，抱着个垫子开始发呆。扪心自问，我看不明白自己的心思吗？我的心思是什么？他难道能看明白我的心思？其实我需要看明白自己的心思吗？我更需要的是如何在这个风波迭起的宫廷中保全自己。

8 眼光低垂时，我瞥到腕上的镯子，心里蓦然阵阵酸楚，已经两个多月未曾见过，他的哀恸可少了一点儿？我发了半晌呆，忽地扔掉垫子，开始撸镯子。人心本就难懂，我虽不能看得分明，但是决定却是一定要做的。这个倒是可以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

手弄得生疼，却仍旧摘不下来，忽想起玉檀说过，用油抹腕会比较容易取下镯子。忙走到桌边，倒了些桂花油抹在腕上，折腾了半天，直到皮肤被撸得发红一碰就痛时，才终于把镯子摘下来。原来割舍也是如此不易，会疼痛。

看看自己空落落的手腕，再看看桌上孤零零的镯子，心更是痛，原来生命中有太多东西最终都会随着时间而流逝。我狠狠地掐着自己的手腕，阵阵疼痛传来，脸上却带着恍惚的笑。

从此后我必须遗忘得干干净净。否则将来会害自己更会害他，一个皇位已经足够，不需要我再去增加仇恨。

元宵节前，我就把镯子揣在了身上，可直到元宵节过完好久，眼看着已经快到四月了，八阿哥却仍然辍朝在家。自个儿暗自琢磨了会儿，想他如此做，心情和身体的原因固然居重，但应还有其他因由。一则为了避嫌，毕竟一废太子时，他深受其祸，这次精心布局二废太子，他为了避免一时不慎又招祸患，不如索性辍朝在家，避开一切；二则，大清以孝治天下，八阿哥此举也未尝不是为自己博取贤名，以获得读书人的好感。

既是如此，只怕他短时间内仍然不会进宫。想了想，只好劳烦十四阿哥。一日留心看到只有十阿哥和十四阿哥一起，我忙急急追了过去请安。

请完安后，三人一面笑谈，我一面给十四打手势，示意他让十阿哥先走，十四却朝我直皱眉头，表示无能为力。我只好讨好地看着十阿哥，陪着笑道：“你可不可以自个儿先出宫去，我有话和十四阿哥说。”

十阿哥气道：“用着我的时候，就和我有话说，用不着我的时候，就急着赶我走。

有什么话不能让我听？”说着怒瞪向十四阿哥。

十四忙道：“和我无关。我自个儿都不知道她要说什么，要瞪就瞪她去。”十阿哥向我瞪过来，准怕谁？我瞪着他道：“元宵节前，我远远地看到你和十福晋，还未及上前请安，你就带着福晋溜掉了，你说，你为什么要躲我？要算账，那就一笔笔算个清楚。”

十阿哥脸色讪讪，泄气道：“我不和你混说，反正总是说不过你，你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去。”一面说着，一面转身快步走开。

我看着他的背影笑起来，十四阿哥笑问：“远远看到十福晋，不躲还要特意上前请安？”我笑道：“吓他的，当时正想避开，没想到十阿哥也看到我，忙挡着十福晋的视线，两人走开了。”

十四笑着摇摇头道：“不知道十福晋的心结何时能解。你我都已明白十哥的心思，可他们自己却还是看不懂。”我叹道：“总是‘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’的，不过时候到了总会明白。”

我从怀里掏出早已包好的镯子递给他，十四接过后，随手一摸，问道：“好像是个镯子，什么意思？”我道：“帮我还给他，不过也不急，你瞅个他心情好些的时候再给他。”

十四道：“干吗让我做这不讨好的差事？自己还去。”说着把镯子递回来，我忙跳开两步，哀求道：“自从去年娘娘薨后，他一直抱病在家，我自个儿到哪还去？再说，又不用你说什么，他看到镯子，自然会明白一切。”

他面带犹豫地静静想着，忽地脸露笑容，看着我身后低声道：“四哥和十三哥来了。”我嗔道：“别玩了，这招对我不管用。”十四收起镯子，俯身请安道：“四哥吉祥，十三哥吉祥。”

我这才惊觉不对，忙回身急急请安。十三似笑非笑地挑眉看着我和十四，四阿哥道：“起吧。”我心下不安，只是低头立着。

十四笑看着四阿哥问：“出宫吗？”四阿哥道：“要晚一些，还要去给额娘请安。”十四笑说：“那我就先行了。”说完向四阿哥和十三行礼，又笑着低低对我说了声，“却之不恭，多谢。”然后离去。

我心中哀叹，十四啊十四，走就走，为何还故作如此姿态，把误会往实处落呢？

他一走，立即冷场，十三敛了笑意，转身走开。我踌躇了会儿，不知道该如何向四阿哥解释。打量他的神色，面色淡淡，眼光随意地看着远处。

我复低了头想，怎么说呢？正在踌躇间，他问：“没有解释吗？”我犹豫了会儿，一横心道：“王爷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奴婢只撻一句话，绝对不是王爷所想的。”

他嘲弄道：“我还没审，你就如此痛快招了，原来你还真和十四弟有私。”我惊讶地看着他，他接着道：“我本想着，你和十弟、十四弟一直要好，彼此间互送东西也正常，可你却断然否决了我的想法。如此坦白利落，真正少见。”



我又气又笑，嗔道：“怎么老是戏弄我呢？刚才十四阿哥说你们来了，我还不相信，以为他也骗我呢。”

四阿哥道：“十四弟的心思我管不了，也不想管。你们相互往来、送东西都随你。不过我不想再看到以前那种拉拉扯扯、哭哭啼啼的场面。”这个要求很正常，我努了努嘴道：“知道了。”

两人沉默了会儿，我向他躬身行礼，问：“还有吩咐吗？没有我可走了。”他挥手道：“去吧。”

我转身走远，叹了口气，他倒是比我想象得大方许多。没有说不许这样，不许那样。又想起十四阿哥，心下不禁恨恨地，他究竟想干吗？

去年十月就开始查“托尔齐等结党会饮案”，在大家脖子都等长了的时候，历经六个月的查询终于有了结果。一切如镇国公景熙所奏，确有谋逆之语，特别是齐世武和托合齐，颇多鼓动众人拥立太子登基的言词。康熙怒斥道：“以酒食会友，有何妨碍，此不足言，伊等所行者，不在乎此。”康熙语意未尽，但下面的意思众人都明白，他恨的是这些大臣通过这种方式，为皇太子援朋结党，危及到他的安全和皇位。

察审“结党会饮案”同时，户部书办沈天生等人包揽湖滩河朔事例勒索银两案也被查出，齐世武、托合齐、耿额等人都与此案有牵连，受贿数目不等。

牵涉在内的大臣纷纷入狱收监，康熙对臣子一向宽仁，对鳌拜不过是圈禁，对谋反的索额图也未处以极刑。可此次却采取了罕见的酷厉手段，对齐世武施了酷刑，命人用铁钉钉其五体于壁上，齐世武呼号数日后才死。康熙的态度令太子的追随者惶惶不可终日，一时朝内人心浮动、风声鹤唳。太子爷逐渐孤立，整日处于疑惧不安之中，行事也越发暴躁凶残，动辄杖打身边下人。这些举动传到康熙耳中，更惹康熙厌恶。

宫里的人对太子爷如何不敢多言，整日偷偷议论着齐世武的死，明明没有人目睹，可讲起来却好似亲眼所见，如何钉，如何叫，血如何流，绘声绘色，听者也不去质疑，反倒在一旁眉飞色舞、附和大笑，众人乐不可支。直到王喜命人杖打了几个太监后，其他人才收了口，不再谈论此事。

我偶尔听到两次，都是快步走开。疯了，都疯了！这些都成了娱乐和谈资。转而一想也正常，他们六根不全，心理已经不健康，日常生活又压抑，不变态才怪。我心情本就沉重，现下和这么帮变态日日生活在一起，更是僵着脸，一丝笑容也无。

四月的太阳最是招人喜欢，恰到好处温暖。我和玉檀在阳光下翻晒往年积存的干花干叶和今年新采的丁香花。

王喜经过时，给我请了安，然后凑到筐箩前翻了翻干菊花，陪着笑对我说：“我听人说用干菊花装枕头最是明目消火，姐姐找人帮我做一个吧。”

我头未抬，一面用鸡毛掸子扫着竹凳，一面随口问：“你哪来那么多火要消？平日喝菊花茶还不够？”王喜叹道：“姐姐不知道我前两日才跟那帮混账东西生过气吗？命人狠狠打了他们一顿板子。”



我心不在焉地说：“是该打，也实在太不像话了。不过人都打了，你还气什么？”王喜嘻嘻笑道：“姐姐看着了也不管，我有心不管，可怕事情闹大了奴才也跟着倒霉。如今姐姐是大家口中的贤人，我可是把恶名都担了。”

你以为我想要这“贤人”的名？难道我就愿意整日压抑着过？越想越有气，我顺手拿鸡毛掸子轻甩了他两下骂道：“还不赶紧忙你的活去，在这里和我唧咕贤恶，倒好像我占了你多大便宜的。回头倒是要找李谪达问问明白，究竟该不该你管。”

王喜一面跳着躲开，一面赔笑道：“好姐姐，我错了。只是被人在背后骂，心中不顺，找姐姐抱怨几句而已。”

我骂道：“你好生跟着李谪达多学学吧！好的不学，碎嘴子功夫倒是不知道从哪里学来了。小心我告诉你师傅去！”说着做势赶了两步，又挥了挥手中的鸡毛掸子。

他忙一面作揖一面慌慌张张地侧身小跑，忽地脸色一惊，脚步急停，身形却未止，一个踉跄，四脚朝天绊倒在地，我还没来得及笑，他又赶忙爬起来，灰也顾不上拍打就朝着我们身后请安。我和玉檀也忙转身请安，原来四阿哥、十三阿哥和十四阿哥正站在屋檐下。

四阿哥面色清冷，抬了抬手，让我们起身，十三和十四在他身后都是满脸的笑意。王喜行完礼就告退了，待他不见了人影，十三阿哥和十四阿哥才大笑起来，我道：“赶紧笑吧，可是憋坏了。”

我看他俩都瞅着我手中的鸡毛掸子，忙把它丢到了一旁的席子上。他们越发笑得大声起来，我紧着嘴角，看着他们，过了一会儿，自己也绷不住，开始笑起来。

十四阿哥笑问：“你今日是怎么了？这么不小心，暴露了自个儿的本色，以后可是装不了温婉贤淑了。”我敛了笑意，淡淡道：“你没听过‘物极必反’的道理吗？”

他和十三阿哥都是微微呆了一下，随即又都浅笑着，没再说话。倒是一直在旁静静看着我们的四阿哥，说了声“走吧”，便提步而去。十三阿哥和十四阿哥忙跟上，三人向德妃娘娘宫中行去。

我随手拨拉着丁香花，吩咐玉檀道：“如果不费事的话，帮王喜装个枕头吧。”玉檀笑应道：“不费事的，枕头套子都是现成的，填充好，一缝边就可以了。”

晚上回了屋子，我拿出绳子跳绳，却总是被绊住，心思很难集中。不得已只好扔了绳子，进屋躺着发呆，刚躺下，就听见有人敲门，忙起身开了院门。小顺子闪了进来，一面请安，一面递给我一封信，我接过后，他便匆匆离去。

我捏着信在院里发了会儿呆才进屋，拆了信凑在灯下看。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，极其干净漂亮刚硬的字，这是他的字吗？我以为十四阿哥的的字已是极好，没想到他的字也毫不逊色。

一字字细细看过去，不知不觉间，他的字似乎带着他特有的淡定，慢慢感染了我的心情，积聚在心头的焦躁郁闷渐渐消散。我嘴角带着丝笑，轻叹口气，铺纸研

墨，开始练字。

看着他的字，忍不住模仿他的笔迹，一遍遍写着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。不知不觉间，我的心思已沉浸到白纸黑字间，其余一切俱忘。

待感到脖子酸疼，抬头时，夜色已经深沉。我忙收了笔墨，匆匆洗漱歇息，不大会儿，就沉沉睡去，很久难觅的好觉。

太子大势已去，一切只等康熙最后的裁决。现下康熙看太子的目光只余冰冷，想着那个三四年前还会为太子伤心落泪的父亲，我心中满是感叹。皇位，这把冰冷的椅子终于把父子之情碾碎磨完，如今只余冷酷厌恶。

因悲母成疾而抱病在家半年多的八阿哥再度出现在紫禁城中。他虽面色苍白，唇边却仍然时时含着笑，只是眼光越发清冷。

今日四阿哥和十三阿哥来给康熙请安，人刚坐定，八阿哥、九阿哥和十四阿哥也来请安。康熙却小憩未醒，王喜问各位阿哥的意思，几位阿哥都说等等看。屋里人虽多，却一片寂静。我捧着茶盘，依次给各位阿哥奉茶。

走到八阿哥桌旁，我把茶轻轻放于桌上，感觉他目光一直盯着我手腕。我强自镇定地瞥了他一眼，正对上他的眼眸，冷如万载玄冰的波光中，夹杂着惊诧和伤痛。

刹那间我的心急速下坠，全身骤寒，几步走离了他，给侧旁的十三阿哥奉茶。我屏气转身从身后小太监托着的茶盘中端起茶，手却簌簌直抖，十三阿哥淡淡瞟了我一眼，忙接过茶盅，装作很渴的样子，赶着抿了一口，又若无其事地放到桌上。自始至终，眼神一直笑看着对面的四阿哥和九阿哥。

我双手拢在袖中，行到十四阿哥桌旁，深吸口气，才稳着手将茶盅端起，一面用眼光问他。他愣了一下，看我奉茶时小手指指向他的手腕，他一面装作品茶而品，一面微不可见地摇摇头。原来他还没有给，难怪如此。

我失神地拿着茶盘，转身而出，猛地和迎面冲进来的人撞到一起，立身不稳，向后摔倒，只听得他怒声喝骂道：“混账东西！狗眼长到哪里去了？”抬脚就踹，凡人“住手”之音未落，我侧肋上已挨了一脚。所幸借着摔倒后仰之力，化解不少，可也是一股钻心之疼。

顾不上疼痛，我忙跪下磕头请罪，抬眼看却是十阿哥。他显然未想到踹到的人是我，又急又气又恼，一手举袖遮着半边脸，一手过来搀扶我。我忙躲开他的手，自己爬起来，忍痛低声道：“只轻碰了下，没踢到实处。”说着给他躬身行礼道，“谢十阿哥不责罚。”

他愣了一下，还想说话，我笑着向他微微摇了摇头。他神色懊恼地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下，仍旧用衣袖半遮住脸。八阿哥脸色微青，呵斥道：“进来后安也不请，横冲直撞，你有什么要紧事情？”

十阿哥看了眼四阿哥，向四阿哥和九阿哥敷衍着行了个礼，十三和十四又赶忙



向他行了礼，各自坐回了椅子上。

我快步走到帘外，才扶着墙，弯身轻摸着被踹的地方，龇着牙直吸冷气，一面对身旁的小太监吩咐：“通知玉檀给十阿哥冲茶。”说完，侧头看向帘内，不明白究竟是谁点了这个炮仗，我却无辜被炸。

十阿哥看了一圈在座的阿哥，大声问：“皇阿玛呢？”一旁的太监忙躬身回道：“万岁爷小憩未醒，十阿哥候一会儿吧。”

十阿哥拍着桌子，问一旁立着的太监：“茶呢？没看见爷在这里吗？”太监忙躬身回道：“若曦姑娘刚出去冲泡了，估摸着马上就来。”十阿哥正在拍桌子的手一滞，在半空停了一下，又缓缓放到了桌上。我叹了口气，这个二百五，找人撒气，却次次落到我头上。

十四问：“十哥这是打哪儿受气而来呀？干吗一直用袖子遮着半边脸？难不成与人打架挂了彩？”

十阿哥脸色难看，发了半天呆，猛地一拍桌子，立起身叫道：“就是拼着被皇阿玛责打，我也非休了这个泼妇不可！”

满堂阿哥闻之，都是一愣，十四却开始笑起来，一面道：“快把袖子拿下来，让我们瞅瞅，到底打得如何？一会儿也好帮你敲敲边鼓。”

九阿哥和十三阿哥闻言，都是想笑却又敛住。四阿哥脸色一直淡淡，恍若未闻地垂目盯着地面。八阿哥微皱着眉头呵斥道：“哪有把夫妻间的私事闹到宫里来的？赶紧回去！”

十阿哥气鼓鼓地站着，不说话，也不动。十四笑着上前，想拉开他的袖子一探究竟。十阿哥带着怒气推开他，十四住了手，笑眯眯地问：“究竟所谓何事？说来听听，正好我们帮你评理。”

八阿哥看十阿哥不为所动，无奈地长叹口气，问道：“究竟怎么回事？你要闹到这里来？”

小太监捧着茶盘，轻声道：“姐姐，茶备好了。”我忙接过茶盘挑帘而进。

此时十阿哥正指着侍立在旁的太监喝道：“都滚出去！”自打他进来后，就一直提心吊胆的太监如奉圣旨般低头匆匆退出，守在帘子外的太监也迅速散去。

他气冲冲地道：“今年元宵节，她见我书房挂着的灯笼好玩，就要了去。今日不知从哪里听了些闲言碎语，回来就把灯笼摔到我脸上，几脚踩烂，又吵又闹地非要我说个清楚‘为什么把别人去年不要的东西给她？’我哪有闲功夫陪她嘀咕这些，她越发闹得厉害。我气骂她脾气连若曦的一丝半点儿都赶不上，她就突然发起泼，居然给了我，给了我……”说着，拿开衣袖给八阿哥看了一眼，又迅速掩上。

我听到这里，只觉尴尬，进退不得。十四笑睨了我一眼。八阿哥柔声劝道：“那也没有为了这个就休妻的道理。你先回去，回头我让她姐姐好好数落她一顿，为你解气。”十阿哥坐回椅子上道：“八哥，你不用劝我了，我这回是铁了心的。”十四忙收了

嬉皮笑脸之色，正言道：“十哥，你这样闹可不好，无故连累了若曦，还是先回去吧。”

十阿哥怒道：“我自会跟皇阿玛说清楚，我休她，因为她是个泼辣货！和若曦有什么相干？”

十四侧头看向我，示意无能为力，让我自己拿个主意。我犹豫了下，如今正是多事之时，太子求婚余波未定。以十阿哥的混脾气，对着康熙不知道还要说出什么话来，万一哪句引得康熙生气，迁怒于我，后果更是可怕。

我权衡利弊后，觉得再不妥当也只得如此。所幸在场之人，除了四阿哥和十三阿哥，都是八爷党的人，就是不顾念我，也得顾念十阿哥。

我上前向十阿哥行礼道：“奴婢斗胆，有几句话想说。”十阿哥道：“不用劝我，我心思已定。”说完竟闭上了眼睛。

我自顾说道：“没打算劝你，只是想问一个问题而已。”见他没有反应，我问道，“十阿哥，你被福晋打了，可有还手？”他闭着眼睛冷哼道：“没有。”

我问：“为什么呢？”他睁开眼睛看着我，一时有些懵，过了半晌怒道：“我不跟女人一般见识！”我道：“你脾气一上来，还会记得不跟女人一般见识？只怕就是个孩子，也先打他一顿解了气再说。”他愣愣地看着我。

我缓缓道：“奴婢小时候特别喜欢吃冰糖葫芦，因为它酸甜爽脆，偶尔一吃，感觉很新鲜。后来因为阿玛嫌它不干净，不肯给我买，我却越发不能忘记冰糖葫芦的味道，总觉得那是天下最好吃的东西。虽然我也很爱平日常吃的美蓉糕，可还是觉得冰糖葫芦更好吃。后来，有一天，我终于又吃到了冰糖葫芦，十阿哥，你猜猜我是什么感觉？”

十阿哥有些不明所以地看着我，见我紧盯着他，便答道：“肯定很高兴。”

我笑了笑：“错了。是失望，极其失望！奴婢一瞬间觉得这个东西虽不难吃，可也绝没有美蓉糕好吃，奴婢怎么会一直认为它比美蓉糕好吃呢？然后就试着三个月都没有吃美蓉糕，发觉自己想得要命，这才知道自己最爱吃的原来是美蓉糕。奴婢竟然不知道随着年龄渐长，自己的口味早已经变了，只是固执地守着过去的记忆不肯放手，却不知道竟被自己的记忆骗了。”

说完我静静看着十阿哥，他却是一脸茫然，我说的话很难懂吗？我看向十四阿哥，十四赞许地看了我一眼，紧接着看着十阿哥无奈地摇摇头。

看来不是我的问题，事已至此，挑明了说吧。我吸口气，继续道：“十阿哥，其实奴婢就是那个冰糖葫芦，而十福晋就是美蓉糕。美蓉糕一直在你触手可及的地方，日子久了，你不觉得稀奇。而冰糖葫芦因为一直得不到，留在记忆里，味道变得越发好。但如果真有一日没有了美蓉糕，你才会知道，其实你最喜欢的是美蓉糕。”

十阿哥脸色一时惊，一时痛，一时疑，默默沉思着，却没有说话。我道：“奴婢再问一遍，十阿哥为什么没有还手呢？”十阿哥脸色变化多端，犹疑不定，仍是无言。我道：“也许你即使气极了，心底深处仍然不舍得呢。”



他猛地把桌上的茶盘扫翻在地，吼道：“不是！不是！我不和你说，我总是说不过你，反正不是！”说着，依旧掩着脸向外冲去。我紧追了几步，十四阿哥在身后叫道：“让他自己静心想一想，这么多年的心结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想通的，何况他还是个认死理的人。”

我停了脚步，很是尴尬，转身向几位阿哥草草行了礼，谁的神色都不敢看，就赶忙退了出来。出来后叫了王喜，让他带人进去服侍，又吩咐赶紧把地上的碎茶盅清理了。

我坐在几案旁呆呆地想着十阿哥和十福晋。玉檀轻声叫道：“姐姐，该给万岁爷奉茶了。”我忙立起身，玉檀把茶盘递给我。我定了定心神托着茶盘，小快步而出。

进去时，康熙正和几位阿哥商议“江南督抚互讦案”。我心中轻叹道，又是贪污！如今真是月月有小贪，几月一大贪。

16

因为江苏乡试时，副主考赵晋内外勾结串通，大肆舞弊，以至发榜时苏州士子大哗。康熙命巡抚张伯行、两江总督噶礼同户部尚书张鹏翮、安徽巡抚梁世勋会审此案。审理期间却牵涉出噶礼受贿银五十万两，案子越发错综复杂，审理一个多月竟然没有任何结果。张伯行愤而上奏弹劾噶礼，噶礼闻讯也立即上书攻击张伯行。一时众说纷纭，各有道理。

康熙无奈之下又派了穆和伦、张廷枢去查询，可他们却因为顾忌噶礼权势而至今未有决断。噶礼出身显贵，是太祖努尔哈赤之女的额附、栋鄂氏满洲正红旗温顺公何和哩的四世孙，本身又身居高位，两江总督是封疆大吏中最煊赫的要职，乃正一品大员。最重要的是噶礼一直圣眷隆厚。

康熙问四阿哥如何看，四阿哥恭敬地回道：“皇阿玛南巡时曾赞誉张伯行为‘江南第一清官’，民间对他也一直口碑甚好。噶礼在皇阿玛亲征噶尔丹时立下大功，当时大军困于大草原，唯独噶礼冒险督运中路兵粮首达，向来对皇阿玛忠心耿耿。如今两人互相攻击，确实令人惋惜。儿臣的意思是还需详查，勿要冤枉任何一个。”

我一面低头奉茶，一面抿嘴而笑，好个抹稀泥，说了和没说一样。不过接着却替他无奈，他的本意肯定是严惩贪污之人，但上次在户部亏蚀购办草豆银两案件时，已经因自己的政见与康熙不合而遭到斥责，此次又牵涉到康熙的宠臣噶礼，在不能确定康熙的心意前，如果不想失去康熙的欢心，他也只能韬光养晦，隐藏政见。

康熙又问八阿哥的意思，八阿哥回道：“儿臣的想法和四哥一样，还是要仔细查询，勿枉勿纵。”我心下一笑，这也是个滴水不漏的，有观点等于没观点。待奉完茶后，我便低头退出。

玉檀看我捂着侧肋皱眉头，半蹲在我身边问：“疼吗？”我点点头道：“隐隐的，还好。”玉檀道：“晚上我帮姐姐用烧酒、面粉和鸡蛋清敷一下伤处，过不了几天就会好的。”我朝她感激一笑，点点头。

心中忽动，想着连一直未去前头的玉檀都知道十阿哥大闹，康熙不可能一无所